



黄菲的文字有一种情感穿透的力量，三分杜  
拉斯，两分残雪，一分萧红，一分她自己。

王跃文

# 小年河

米米七月一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 小手河

米米七月一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手河 / 米米七月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80623-774-8

I. 小... II. 米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2986 号

## 小手河

---

作 者: 米米七月

出版统筹: 单占生 文 欢

策划编辑: 陈 静 唐朝晖

责任编辑: 陈 静 方 伟

美术编辑: 刘运来

责任校对: 丁淑芳

出版发行: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: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
邮政编码: 450011

承印单位: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: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5

彩 插: 4

印 数: 1—10,000

字 数: 131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623-774-8

定 价: 1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





1

得先找出那两个人。

要么两个就是一个，要不然两个各自是一个。

有至少三条巷子连着我家后门，其中两条比较宽大、肥硕，像两条漫不经心的腿。天气有得商量的时候阳光一大早推进来，冲向不远的大拥，大拥会当场给你一个极大的拥抱。剩下一条湿漉漉的巷子，只容得下一个人默默转身，三两步走下河坎。

这条巷子永久诞生着氮气，多年的雨水挥之不去，应该推荐给大拥的氮肥厂，让它把这条巷子征收掉，保准氮气取之不尽。

每隔几天巷子里就会出现一大堆屎，屎成宝塔状，半干偏湿。因为是一大堆，卜算子家的大狗没这么多的便量，排除在嫌疑之外。

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小把戏，而且是男把戏。因为女把戏要脸面，难以这么做，偶尔应急一次，也绝不会反复。这简直是挑衅。他不该比我大，他应该还吃着宝塔糖。这种糖是一种针对幼儿的打虫剂，就像文殊院那尊宝塔的形状，像一粒松子，甜得



酸，酸得甜，是我们盼望已久的零食。他家境不错，常常有得吃。

里面有时候夹杂着一些断断续续的韭菜，有时候夹着一条因食物中毒而昏过去的蛔虫。用一根冰棒棍拨弄它的肚子，手发抖，险些触碰。似乎是肚子，要知道它跟蚯蚓身材极其相似，全身一直都是肚子或者不知道哪里被划分为肚子。也不清楚它是死是活，仿佛要等它醒过来，才能录口供，说出案发经过。它是目击现场而被凶手灭口的。像荷兰鼠的尾巴，河垓里哪户人家喂养的有，好几窝，钻进钻出的。像踢过球没来得及洗的球鞋上耷拉着松绑的鞋带。

只有幼小，对屎尿的热情，才这么孜孜不倦。

他比我矮不少，巷子两面墙壁上写满了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字，最低处到我膝盖，最高处到我头顶，跨度从站起来到蹲下去，近乎一米，近乎一个世纪。花花绿绿，让人最先草率地想起钱币。用粉笔涂的、用小裁缝裁衣服的粉饼侧着写的、用瓦片的棱角划的、用钉子刺的，有时候看起来像在搞装潢，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搞时装设计，有时候以为是授课。

不管谁写的，用什么写的，怎么个写法，写来写去，就是那两个字，让我想起文殊院传播的道义，殊途同归。

我无法当众念出来或者打出来，连口型和发音都这么下流，仿佛是口型跟发音能摩擦点儿什么。我能描述一下，一个是“女”字，在它腹部的空间里有一点，那一点偏低，沉淀在腹腔里。“点”字本来像一个“占”字占着莲花宝座不让，此点是莲

花宝座上的第四点那种点法，一个走开的姿势，脚后跟有点往后撇。

恕我建议，那一点不该点在腹腔，而该点在“女”的两腿之间，跟交叉处挂钩，这样就豁然多了。当然，我擅自把那一撇一捺的笔画当成“女”的两条腿了。这样的话多么善解人意。我们小时候上体育课，玩一种找鼻子的游戏，在墙上画一个大脸娃娃，娃娃的脸可以画得有簸箕那么大，布满整个黑板的中央，五官分散，都向脸的边缘靠过去、吸附过去，五官中唯独没有鼻子。随便怎么画都行，只要方便游戏。大家纷纷排队，拿红领巾蒙住眼睛，摸索着走向黑板，轮流给大脸娃娃添加鼻子，有的认真地画一个圈，有的随手一点，然后一一比较，谁画得精准。

这个字，简直是在简化这个游戏。

另一个字是“中”，中字两个空间里各自加上一点，左边的这点是莲花宝座上的第四种点法，右边的这点是第一种点法，两点像步伐一样夹起来，形成一个稍息或者喘息的姿势。而不是把两点加在其中一个空间里，那样就会形成一个别字，太局促，也容纳不下。

我忘记了这两个字本身就是错字，何来的别字。加了两点的中字，显得皮肤特别黝黑，容易让人想起毛发。这个字读起来没有第一个字那么干脆，带着南方夸张的卷舌。要口舌若莲花才能发出这个音。

这两个字应该是有地域性的，随方言而生，千变万化。

这两个字寥寥几笔，有什么好勤加练习的。不知道这两个

字含义的人路过，还以为写字的人多么求知若渴。

我怀疑造物主是屁孩儿。因为他没有屁眼。

看来他的出入不是很自由，导致三两天才作案一次。教堂有人捐献的宝塔糖。他适龄还没上学，求知欲必定很强。

我预感造字主是手儿。哪怕手儿没有手，甚至还不能单独下地。

如果是一个人犯的事，那就是手儿或者屁孩儿，边蹲着拉，边蹲着画。如果是两个人做的，那就是他们相约前往，各自实施。

电视里都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由此，越不可能就越有可能。我对自己的推理暗自佩服。

我更佩服的是我妈妈，她居然对那条虫子视而不见，端着一碗饭，覆盖着半边菜，就像一个人的刘海劈下来，把脸盖去了大半。甚至是边走边吃，偶尔还会看虫子一眼，眼前一亮，仿佛添加了一道荤菜，然后走到河坡去扯坛子。扯坛子就是扯淡的意思。

丧气的是，无论我起得再早睡得再晚，也没有抓过现场。

## 2

两个人就像两种吃法，两种说法。

小手河为什么要叫小手河而坚决不肯叫别的什么河，我就

这个问题请教了河垓里的两位权威人士，他们是互相不怎么买账的卜算子和匹四。他们各自都多多少少具有一些传奇色彩。他们只吹嘘自己，从来不互相吹捧。

卜算子是一首宋词的词牌名，这个典故知道的人略少，因为河垓里的人呢，像我和唐掌这样的高才生，已经为数不多了，从来没多过。匹四是一种西药中译的简称，阿司匹林。河垓里的人们有个头疼脑热，上大拥买药，一时说不上来名号，情急之下就说，拿那个匹四给我，拿那个匹四给我。

拿药的人不知道匹四这个人，还能不知道阿司匹林吗？这就结了。

卜算子认为，在一本大拥县志上，多少年多少比例尺子多少页面，他不记得了，贵人多忘事的。总之，是在那一面上，肯定是有那一页的，有一幅地形图，圈住了整个大拥的山山水水，当然，也包括风景区里的奇山怪水。梨水流过大拥的时候，形成了一只短小的手掌的形状，才肯离开。注意，这个手掌只有四个指头，仿佛立过战功，被炸伤过，号称首长。

河垓里的人们纷纷说，小手河是梨水赏给大拥的一个耳光。小手河到底犯了什么过错，要挨这么一耳光，冤枉不冤枉。

这本县志他目前无法出示，他也在四处花高价回收，他在搬家来小手河的途中遗失了。

对此说法的不信任是匹四指出的，就算卜算子家里有那么一本他所谓的县志，不见得他自己能看见。那一页他都没有能力独自找出来，还有什么后话好说呢。

然后匹四言简意赅地介绍，河垓里的厕所少人多，大家图个方便，都在河里解小手，时间一长，就叫小手河。

我表面是坚决支持卜算子的说法，因为上档次些，比较美声。内心却相当倾向于匹四的说法，比较通俗。

要怪只怪小手河不争气，为什么不多绕两下，绕成冉年年她哥另一只手掌的形状。这样小手河就有了一张移动的地图，一块活化石。只要她哥高高举起手来，超过大家的头顶，卜算子就有了强烈的证据支持，等于找回了那本县志。匹四的说法将被河垓里的人们唾弃。

### 3

不到几天，就会有大批赶来的人或者河垓自己提供的人，主要是妇人，来到小手河上的观音桥头吵吵闹闹，要求跳河。

有一回我上学，曾经近距离目睹过。卜算子家的大狗陪同了我好远，它每天都起得很早，我稍有动向，它就欢快地围了上来，有长亭送别的习惯。仿佛它彻夜不成眠，一心向着我。我真想劝劝它，我又不是一去不返，用不着每天这么相送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它又不能请我吃早餐。如果我是它，每天实在要接一趟才安心的话，我宁愿一觉睡到傍晚，去接放学归来的我。

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人，对，大批那时候还很小，陌生人要么是亲戚的亲戚，要么是同学的亲戚，都显得面熟，见到面都要互相看几眼，哪怕说不出名字，不至于如此硬邦邦的面孔。

她早已站在桥头的观音大士身旁哭泣，估计已经哭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无法阻拦，也没什么人愿意去阻拦。远远看去，以为在和观音倾诉衷肠。

这可真是个大清早，学生是最早的行人。她未免也来得太早了。

大桥以前不叫观音大桥，叫大拥桥。我喜欢那个“拥”字，就像人与人之间热烈的拥抱，就像我在河垓里饱受小把戏们的簇拥和拥戴。当然，按习惯该叫大拥大桥，怪拗口的，“大”字就合并了起来。

它很要紧，负责连接河垓和大拥，交换车辆和行人。每天形成盛况，河垓拿车辆赎回行人，大拥拿行人赎回车辆。唯一可惜的是每年都要被七月的洪水冲成独木桥。

附近文殊院的人提出要观音坐镇，观音是镇水的，其实观音什么都管。好多信菩萨的人们凑钱买了一尊汉白玉的观音，有一丈多高，安放在靠河垓的大拥桥头，桥为此渐渐改了名字，改为观音大桥。

观音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这座了。对了，我忘记了，现在你这么望过去，已经看不到了，观音已经被人押赴着起身离去，她的坐垫还在这里，她当时一直是站着的。不信你摸摸，尽管这坐垫是石头的，它的中央那一小团儿、那一小撮儿，却还有余温浸润。

一天到晚好多年轻男女来向观音求情。还有很多毆斗中打

败的那一方被挟持到桥头，向观音求饶。不诚信的商贩则来到这里赌咒。观音很快被熏黄了，主要是被燃烧的香和纸钱熏黄的，比唐掌的牙齿还黄。我还发现观音的裙子上被负债累累的人们拿烟头烫得伤痕累累。观音穿着汉白玉雕刻成的裙子，裙摆不大，褶子像扇子那么密，仔细看，被刀剃满了印子。观音又不是镀金的，粉末又不值钱，拿刀来刮呀刮，这些人真无聊。请你们尊重一下观音，好不好。

唐掌说观音可能是石膏做的核，外面镶了点汉白玉，里面软，外面硬。如果全是汉白玉，质量过硬的话根本不会这么容易变黄。

我觉得汉白玉它是石头，不是液体，不能流动，怎么可能浇在表面上，没听过石头会熔化、会开花。

唐掌在观音面前曾经读了一句诗给冉年年：天若有情天亦老。

他解释说，老天爷要是跟你讲情面的话也会很快老去的，所以观音要是掉眼泪也要被熏得泪流满面，老天爷和观音都是一方的人，就像大拥一方的人，一方水土一方人。讲情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唐掌你想说的是谈恋爱这三个字吧。

这句诗三年以后我才在课本上找到。

有一天，观音真的不见了，招呼也没跟文殊院的人打，梦也没托一个，只剩下个莲花底座空荡荡地剩在桥上，像一只字迹朝下翻个儿的象棋。

教堂的院长清早出门办事，顺便把手儿带着。他无论干什么都爱带上手儿，手儿缺胳膊不少腿，一点也不重。用一块类似旗帜或者雨伞的布，总之看起来很光鲜，看到它那种红色，我有宣誓的冲动。

手儿非常讨厌那块布，它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，安慰了一切真相，让他显得平淡无奇。他甚至还刻意地摆动，希望那块布能把他包得松散些、悬念迭起些，哪怕是把布挪开，抖落在地，平铺开垫在他身下都好，就像画室里摆放静物在上面的背景布。

院长走着走着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，需要回教堂一趟办理，而并不需要手儿陪同，懒得拿，就随手把他放在莲花宝座上，开始是放在宝座的边沿上。

那个边沿，能让我想起锅沿、帽檐、窗沿、床沿、屋檐，想到一切。能让我的记忆沿途沿岸观光，肆意出发，随时返回。

院长走了几步，不放心，又返回把手儿往宝座中心挪一挪，让手儿有些后仰，因为手儿重心不太稳。莲花宝座毕竟有一米高，像一只大鼓，相当醒目，老远在教堂门口也可以望见。

他有些威胁性质地叮嘱手儿不要乱动，大致是这么说的：让你动，让你动，让你双手从无摔到有。

那天手儿穿着一双红鞋子，鞋头鼓鼓的，虎头虎脑，像两只西红柿。我上学从那里经过，还有很多人从那里经过，却没有一个人肯出面，叫他一声红孩儿。

这一放，成了导火线。



文殊院的人认为是教堂里的人搞的鬼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扩张信仰，争夺教徒。一会儿教堂的教徒流向文殊院，一会儿文殊院的教徒流向教堂，就像电视里上海滩的赌场上押大小，又像两个并排的商场价格拉锯战。两教的教徒在路上遇见了互相指指戳戳，当仁不让。

有人向文殊院匿名举报，几个神色可疑的人连夜把观音抬走了。他们先是拿钢筋把观音撬倒在地。把一个穿裙子的人放倒在地已经是大大的不敬了，何况是观音，虽然有人说，观音是一个男人。然后用钢筋担着，轻轻抬走。在老班子手里，抬犯人、抬猪才这么抬，更是冒犯。

估计是教堂里的人看不得他们香火续得红火，故意羞辱刁难他们，结果文殊院和教堂打起群架来，两个两个架着掐着，恶蛇抵棒狗撕羊，一直从教堂打到文殊院，又从文殊院打到教堂，险些把神打回了原形。

教堂里的人在声势方面占了上风，因为唱诗的缘故，他们训练有素，俯仰生姿齐声高唱：菩萨是假的，泥雕木塑的；跟着上帝走，不得摔跟斗。

文殊院的人在拳头上占了上风，把不少人打得连滚带爬，一连摔了几个跟斗。

#### 4

卜算子家的大狗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也许是早上起来